

202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 — 吉隆坡时间 13:15 至 14:30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欢迎大家参加董事会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联合会议。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马腾，很高兴见到大家，很高兴来到这里，现在我要交给沃尔夫-乌尔里希 (Wolf-Ulrich)，因为我们将从 CSG 问题开始。那么，沃尔夫-乌尔里希，交给你了。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谢谢大家的欢迎，和往常一样，很高兴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我的同事们似乎还在路上。我希望稍后会议室能多一些人，好吧，我看到有人进来了。在准备今天的议程时，我们整理了一些格式，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他们的屏幕上看到这里显示的问题，然后我们将回到董事会向整个社群发送的一般性董事会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像往常一样进行热烈的讨论。那么，我们从主要话题开始，即 DNS 滥用，为此，首先要发言的是 BC，即企业选区。

梅森·科尔

(MASON COLE):

谢谢沃尔夫-乌里希。谢谢马修。大家下午好。我是梅森·科尔，BC 主席。对于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 DNS 滥用问题。我想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我想向董事会提出几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知道，一段时间以来，缓解 DNS 滥用和增强合规能力一直是 CSG 议程和目标的一部分。令人欣慰的是，该问题已被社群的各个部分广泛接受。然而，我们仍有工作要做，因为根据客观衡量，滥用率仍然居高不下。CSG 成员选区和 GAC 几年来一直呼吁对 RAA 和 RA 进行早该进行的更新，这将帮助签约方减少滥用行为，并帮助合规部门对包庇滥用者进行执法。问题是，董事会的 DNS 滥用小组是否制定了实质性路线图，考虑作为其后续措施，以帮助社群巩固缓解滥用的方法？如果是，请描述此路线图，如果不是，能否告诉我们，你们正在考虑哪些措施以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时间表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在此之后我还有一个跟进问题。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谢谢，我们有一个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董事会核心小组，你们以及社群中的许多人都在第一线关注这个问题。董事会核心小组对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拟定修正案开放的公共评议期感到振奋，该修正案允许 ICANN 访问数据以将 DAAR 扩展到注册服务机构。仅此一项就可以提高透明度，并帮助标记不良行为者。我们也为小组在该领域的工作感到鼓舞。董事会核心小组一直

在系统地开展工作 — 而不是陷入 DNS 滥用的定义中，我认为整个社群都陷入了这个定义，我们现在至少从工作定义开始 —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工作，是因为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 — 网络钓鱼、网址嫁接、恶意软件、僵尸网络、充当矢量的垃圾邮件，出于讨论的目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定义。

从现在到 ICANN 77 期间，核心小组将与组织合作，就待定建议指出前进的道路，我们将审查与滥用有关的小组建议。我们不能强加董事会的意见，但可以尝试给出董事会的意见，并就董事会应该做什么达成决议，我认为董事会愿意支持这一点，看到已经取得的进展，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坦率地说，部分解决方案也在 ICANN 之外，因为 ICANN 的职权范围只包括特定事项。我们知道，处于堆栈不同部分的人士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些问题将在 ICANN 之外得到解决，而且，注册管理机构 and 注册服务机构与主机服务提供商、内容管理、分发服务合作，并建立了一些规范以及可信通知者机制，这些努力再次鼓舞了我们，所以有很多事情将在 ICANN 空间之外发生，但话虽如此，我们需要在 ICANN 内部开展工作，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想听听 CSG 方面的担忧，核心小组在我们做出这些决定时是否应该牢记一些事情，而且我们再次承诺完成一些工作，而不是仅仅讨论一下。因此，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意见。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

梅森·科尔：

谢谢，我想转移一下萨拉所说的话题，因为 ICANN 在 DNS 滥用的话题上压力很大。除了强调行业主导的打击滥用的努力之外，董事会如何管理外部对组织的期望，即对 DNS 滥用采取行动并加强其合规职能？例如，董事会或组织是否促进或计划促进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以外的其他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信息交换，以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来缓解 DNS 滥用？

萨拉·多伊奇：

我认为现在知道董事会将如何与这些其他组织合作还为时过早。我认为首先要与他们联系，弄清楚是否与 ICANN 职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有协同作用，例如，如果是属于 ICANN 之外的问题，那么也许将由主机服务提供商来处理该滥用情况。但话虽如此，也许有一些最佳实践可以在 ICANN 和其他行业之间共享，并尝试将它们更多地引入到这里。所以可能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空间建立了实践，之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马修·希尔斯：

你想再谈谈这个问题吗？

梅森·科尔： 我想交给 CSG 的其他同事，看看是否有后续问题或任何其他意见。

钟宏安 (EDMON CHUNG): 基于萨拉提到的内容，我认为我们共享了一些数据，尤其是通过 DAAR 和 DNSTICR。我认为我们希望听听这是否足够，或者你们是否希望 ICANN 提供更多类型的信息，或者你们谈论的更多的是关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共享的信息？

梅森·科尔： 谢谢宏安。有一点延迟，因为很难听清楚，我正在努力理解你所说的内容。我认为在信息共享问题上，ICANN 范围内和 ICANN 范围外可以共享的信息越多越好。有相当多的独立研究证明了克服 DNS 滥用的困难，我知道董事会已经关注了其中一些研究项目，我希望他们继续这样做，因为这是非常好的信息。那么，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我认为可以共享的信息越多越好，无论是在 ICANN 内部还是外部。

马修·希尔斯： 托马斯 (Thomas)。

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关于 ICANN 之外的计划主题，我已经与 CSG 的同事们达成一致，我将向你们介绍一下 ECO 即将于 11 月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举行的关于 DNS 滥用问题的研讨会的一些情况。总体

而言，我们确实很重视，这也是研究中规定的，为了有效地解决 DNS 滥用问题，你们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提供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在 ICANN 社群内发生。因此，我们将浏览研究中的 27 项建议，看看哪些建议可能需要稍加调整，哪些建议可以完全被认可，对于可以被认可的建议，具体说明 ICANN 内部以及 ICANN 外部有哪些举措，以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提高效率，以便委员会能够监测在 DNS 滥用问题上的显著进展。我们正在与 ICANN 组织联系，因此也可能会有来自 ICANN 的人员参加会议，在研讨会之后，我们将向这个小组通报已经取得的进展。谢谢。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我知道你们已经提出了这个请求，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认为我们不属于这个对话，我们不参与可能导致政策问题的事情，谢谢你们。

马修·希尔斯: 不过，你们当然会有兴趣查看该事件的详细信息。非常感谢。我想跟进一下梅森所说的几件事。董事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鼓励社群团结起来，解决与 DNS 滥用相关的一些挑战。因此，我们也许有兴趣听听这方面的进展情况，例如 GNSO 小组，在这方面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方面有什么帮助。谢谢。

梅森·科尔： 沃尔夫 (Wolf)。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据我了解，这是你们已经与理事会讨论过的事情吗？还是说，你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一些消息？

马修·希尔斯： 我想我们有兴趣了解一些消息。

梅森·科尔： 抱歉，我听得很费劲。

马腾·波特曼： 你能介绍一下小组的最新进展吗？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我是菲利普，ISPCP 成员，也许我可以帮上一点忙。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理事会小组几个月前就开始调查这个问题了。他们本应在这次会议上提交报告，但延期了几周。他们向包括 DNS 滥用研究所在内的许多人进行了你之前提到的外展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果你们还记得，该小组的职责是调查在 DNS 滥用部门开展政策导向计划的必要性。小组建议在此之前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但一旦收集到支持该决定的数据，理事会将考虑该决定。

对于上一个问题，我还应该指出 — 鉴于 ICANN 内部正在进行的各种计划的数量，CC 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正如马修所提

到的，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理事会小组，有董事会层面的核心小组。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 — 显然 SSAC 对此撰写了报告。罗德 (Rod) 在周日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 — 他称之为路线图，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一个单一的切入点，它会更容易，包括对其他各方来说，因为显然这是一个主要针对他们的问题，在 ICANN 之外，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展望，同时也让我们 — 例如，我正在考虑外展，以避免重复和最终向相同的人提出相同问题的尴尬。所以我认为，就我目前的意见价值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我想我会指出这一点，因为可能需要在内部进行一些协调。谢谢，我希望这能有帮助，马修。

马修·希尔斯：

谢谢，强调 ICANN 正在进行的所有计划非常有意义，我认为这会很有用。梅森？关于 DNS，还有人要发言吗？

洛里·舒尔曼

(LORI SCHULMAN):

下午好，我是 IPC 总裁洛里·舒尔曼，我想对萨拉和托马斯所说的内容发表一些意见，我认为董事会可能有兴趣从知识产权的角度了解关于解决 DNS 滥用的进展情况。我们知道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并且我们在信息获取方面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除此之外，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知识产权方面最大的挫折之一是，许多自愿性规范是在没有征求潜在申请者、使用者、执行者、调查员意见的情况下制定的，它仅仅来自签约的企业端，而不是使用者终端。我注意到在很多不同领域有一个趋势，互联网和管辖权项目、

DNS AI，以及现在，特别是 ECO，我想指出 ECO，他们更早地联系并邀请我们尽早参加会议，以确保这些解决方案是平衡的解决方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面临挫折。但是，我们确实有社群成员一直在大声疾呼要站在底层，我认为这个意见已经被听取了，所以我们对这一进展充满希望。

话虽如此，萨拉，我认为知道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而且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说得对，我们不希望这是一个软绵绵的泡沫，我们从一端攻击一个问题，然后从另一端挤出来，对于欧洲 DNS 滥用研究建议的整体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表示支持，那就是将堆栈，而不是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作为最终解决问题的地方，而且必须在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培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前景甚至比三四年前要好一些，但同样，我们一直陷入困境的是访问和责任问题，我不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本次讨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访问问题，虽然不是直接的 — 不是滥用本身，但访问信息以进行执法是我们解决 DNS 滥用问题的关键因素。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些是平行的问题，必须相应地加以解决。

萨拉·多伊奇：

好的，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这些观点，洛里，我认为他们说得很好，关于自愿性最佳实践，最好是在考虑到所有各方的情况下制定，否则，它更像是条件，而不是最佳实践，所以得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实践的使用者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同样，这

个问题有点超出了 ICANN 的范围，有些方面是可以解决的，看到已经取得的所有进展，我个人很受鼓舞，如果可以提高底线，现在有一系列各方正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工作，关于身份和谁的工作没有帮助，我认为增加透明度会给其他人带来压力。我认为董事会对我们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鼓舞，但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想感谢你们。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谢谢洛里。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意见吗？
沃尔夫-乌尔里希，下一个问题交给你了。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非常感谢，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们向你们发送了一个重复的问题，即 ODP 已经包含一个流程，但我想谈谈这个问题，这个讨论也是我们 IPC 同事提出的。洛里，你愿意谈谈吗，或者其他人 —

洛里·舒尔曼： 我很高兴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是由 IPC 成员提出的，坦白地说，ODP 并不是我今年专注于研究的特定流程，我关注更多的是大家所知道的准确度范围界定。但话虽如此，人们还是担心 ODP 程序和随后的 ODA，以及它如何融入实施的总体时间表。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想我会一次问一个，因为它们很长，第一个问题是，当董事会收到 SubPro 的 ODA 时，在收到 GNSO 的最终建议后将有近两年的时间。在过去的两年里，为了等待

这一流程完成，执行工作基本上是暂停的，将如何按照 ODP 的初衷加快下一轮次的执行？简而言之，为了完成 ODP 工作，已经作了一些停顿，但我们是否预期加速实施会有好处？这是第一个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洛里。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感谢你的提问。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仍在学习如何使用 ODP — 但总体而言它并不是很准确，这是跃然希望我反映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完成了工作，无论是如何建立一个外展沟通计划，还是如何处理一些特别不妥的问题 — 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已经对其中几个问题开展了工作，例如如何建立一个子结构，所以并不是说没有做工作。我们一直在不断开展工作。这些是准备工作、基础工作、结构工作，而不是产生切实可见成果的工作，但绝对是正在启动的实施工作。

现在，其中一个希望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 — 我必须把它说成是一个希望，因为我们只是在经历和学习，这实际上取决于 ODA 中出现的内容以及我们对它的回应 — 速度将会加快，因此，虽然这可能增加 PDP 与决策之间的时间，但希望 PDP 交付和计划开始之间的时间能够缩短，但这仍然是一个希望，我们将不得不观察它的运作情况。也就是说，让我们尝试

一下这两种方法，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之所以尝试这两种方法，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实质性的建议需要理解、需要对话，等等。我知道这是个泛泛而谈的回答，但这是它背后的想法。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完成任何工作或工作已暂停，我们正在创建许多基本构建块，以便在做出决定时，事情可以向前发展。

洛里·舒尔曼：

谢谢，艾芙丽。谢谢你的解释，因为我认为有人认为工作尚未完成，我听到你说这是内部工作、基础工作，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交付成果，但我想知道是否有社群可以看到或查看的公告板或初步报告或评估，让我们了解运营与政策实施的进展情况。

艾芙丽·多利亚：

我想交给跃然先生回答。

洛里·舒尔曼：

马跃然先生，我想我们见过面。

马跃然：

很久没有人叫我先生了，谢谢。是的，我们有一个网页，你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有关它的信息，我们定期与社群开会讨论进展情况，当然，我的 CEO 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当然，你们已经阅读了这份报告。我认为那里有很多信息。我们也经常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ODP，你们就不会知道任何事情，因为通常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在没有与社群沟通的情况下就去做董事会准备工作，许多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处理的那样，会在董

事会决定后进行，在某种程度上 — 我记得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真正和他交流时，是在哥本哈根见到他的时候。抱歉点了你的名。顺便说一句，我要赞美你一下。所以不要担心。我们向他介绍了 Hubba Bubba 项目（泡泡糖项目），我们站在我的会议室里，我描述了它，他说：“跃然，你应该知道，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 我是在复述 — 是我们如何实施，” [听不清] 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事情就突然出现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搞清楚。从那时起，这句话就一直跟着我。

你还说：“你们至少应该始终参与 ICANN 任何地方的所有合同谈判”，但我认为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这是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一，我们如何使流程更加透明，确保董事会在做出决定之前有足够的信息，并确保我们使实施更容易，因为有很多讨论要进行。如果 ODP 不能为董事会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们稍后真正要看的是董事会是否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在我们启动 ODP 之前，我们所做的是了解应该为董事会回答哪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流程，因为你必须了解它的内容，这样他们才能提出问题。顺便说一句，我们进行了公共协商 — 不是公共协商，我们向社群通报了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说问题太多，因为很多问题也是你们想看到的，这些问题将公开并开放。因此，你们可能第一次真正看到

董事会做出如此重大决定所需的所有材料。你们能听到我所说的积极方面吗？

洛里·舒尔曼： 是的，我们听到了积极的方面。

马跃然： 我代表我的团队，我很感谢他们，我们现在正在运行 30、35 个项目，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与社群的不同部分进行了很多良好的对话，特别是 GNSO 联络人。[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在流程中定义的，也可以在之后发生。] 上次我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实施花了很长时间 — 我正在寻找日期，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发生得 [很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董事会做出决定到窗口打开之间，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正在向艾芙丽学习，她说我们不是在进行另一个轮次，我们仍在进行第一轮，这是第一轮的第二个窗口。因为董事会已经决定我们在一个轮次中。所以这不是新事物，而是延续。

洛里·舒尔曼： 我明白。我复述一下，你是说从 2012 年开始就有一些程序，我们将把这些程序纳入到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并填补空白，我想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内容。

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个问题，如果理事会为 WHOIS 披露系统开绿灯，我喜欢称之为 WHOIS 请求系统，正如员工设计文件所设想的那样，我确实想说，跃然，我们感谢工作人员准备得如此之快。它内容很详尽，我们感谢这背后的工作。对下一轮

实施有何影响？如果我们要构建该系统，董事会是否预见到任何影响，它可能会如何影响总体实施？无论我们想怎么称呼它。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我同意你说的名字。我默认称之为 WDS。显然有一些可用的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你可以用你拥有的资源做你能做的事情。对其他开发活动的影响取决于时间安排。如果你正处于开发下一轮系统的过程中，那么你将不得不考虑 — 认真考虑会产生什么影响，并且社群必须就优先事项做出一些选择。恰好目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社群围绕 WDS 聚到一起，我们可以在影响很小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这是董事会被告知的情况。我很高兴谈谈董事会与 WDS 讨论过的其他一些事情，但我认为这就是对你所提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头谈谈这个问题。

洛里·舒尔曼: 好的。我想听听，因为我认为这对社群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也许我会要求对那个问题的第三部分，也就是 C 部分作出非常简单的回答，然后我想给你几分钟时间来解释，因为这是本周的主题，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一旦收到 ODA，并假设一切顺利，董事会是否有一个时间表来决定 GNSO 的最终报告和建议？你认为这是在加速投票还是有更多时间来消化 ODA？

艾芙丽·多利亚： 我得先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们的希望是，我们一直在做的预测是，大约三个月。当然，不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和消化、提出动议然后实际提出来需要时间，所以我认为三个月是最短的。

洛里·舒尔曼： 谢谢，艾芙丽。如果你不介意，我会交回给贝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如果你还有要说的，我们不想打断你。

艾芙丽·多利亚： 我很乐意交回给贝基或对此有更多了解的人。

洛里·舒尔曼： 在这里的都是朋友。但是，是的，我们很感兴趣，贝基。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董事会在本周末花了一些时间讨论此提案，我认为董事会非常有兴趣听取 GNSO 的意见，董事会有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我们理解，该系统的目的和潜在价值是简化提交请求的流程，希望向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更好、更完整的访问请求，这会有所帮助，然后通过收集使用情况和结果数据来为 SSAD 政策建议本身的审议提供信息。

我们还看到存在一些重要的限制，以及系统欠缺的一些方面，社群对此达成共识很重要。这不是一项新政策，也不打算推翻、取代或替换 EPDP 第 2 阶段 SSAD。它不是 SSAD，它没有

做 SSAD 所做的很多事情，包括认证和验证功能、任何类型的自动化处理、任何第三方对系统滥用的审查或任何计费或成本分配功能。它不会重新创建 WHOIS，即我们所知的旧 WHOIS，也不会免除注册服务机构根据适用法律确定处理的合法依据的义务，包括应用平衡测试和处理传输数据流的要求。

所以我们想知道，社群是否认为具有额外的价值和好处，或者我们是否理解正确。我们还想知道，社群对功能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有共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一旦我们了解社群对此的看法并获得 GNSO 理事会的建议，我们就能准备好根据理事会的建议迅速采取行动，部分原因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有用的窗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发的影响。

本周我们一直在与社群讨论一些事情。我们确定的好处之一，数据使用和结果收集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数据。数据的权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服务机构和请求者使用的广泛程度。也就是说，注册服务机构通过它做出响应的次数越多，请求者使用它的次数就越多，数据就会越好。这不是董事会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社群可以解决的问题 — 可能有十种方法可以解决如何让注册服务机构使用它的问题，让所有注册服务机构使用它，以便我们获取数据。我的意思是，你们知道，正如我所说，有十种方法。但你可以想象一个平行的 PDP 流程，社群表示如果 ICANN 建立 WHOIS 披露访问系统、请求系统，注册服务机构将使用它。你可以允许注册服务机构要求请求者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使用该系统，以此激励其

使用，因为显然，他们必须处理传票和其他东西。所以这是一种方法，但我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确保我们真正获得良好的数据，如果这是目的之一。

我认为实际上非常有趣的另一件事是，如果 WDS 向前发展，我们将有机会实际实施隐私和代理政策。导致延期的所有相同问题都出现在那个方面。同样，这不是门槛问题，可以与处理并行完成。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其他一些事情，我们也许可以在做这件事的同时处理这些事情。当然，理事会的其中一项要求是更简单、更快、更便宜。所以我们添加的花哨东西越多，它就越复杂。但底线是，社群是否了解在这些情况下它做什么、不做什么？社群是否认为这具有价值，并且一旦我们从理事会得到关于它在哪里进行的指示，董事会真的很乐意迅速采取行动吗？

洛里·舒尔曼：

我要感谢你非常详细的答复，我认为这对 CSG 来说特别好，因为我们确实再次有一些这样的担忧，我想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确实理解。马修，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不知道 CSG 的其他人是否想参与进来。

马修·希尔斯：

我们还有其他几个人想要发言。

布莱恩·金 (BRIAN KING): 我是布莱恩·金。谢谢你，贝基，这对理解董事会对这份文件的看法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在 IPC 内部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和辩论，特别是关于 WHOIS 请求系统。有一些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现在可能应该澄清的是，你在会议的早些时候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是 GNSO，人们需要使用该系统才能获得董事会寻找的数据，包括请求者和签约方。

暂时只谈论注册服务机构，我们认为注册管理机构也应该使用它。但就注册服务机构而言，该文件似乎认为这将通过域名服务门户实现，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有助于降低成本并使注册服务机构更容易访问。我有点困惑或担心，如果我们理解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 — 我认为目前所有的注册服务机构都可以访问域名服务门户。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假设或考虑注册服务机构可能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来注册接收请求。我认为请求者会期望他们提交请求的任何域名都将提交给相应的注册服务机构。对于请求者来说，考虑有些注册服务机构会得到这些而有些不会，并且是否记录数据取决于收到请求的注册服务机构是谁，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理解，我通读了文件，有一些关于请求者的个人数据被传输给签约方，甚至跨境传输的想法，这是 GDPR 问题，我想这可能是 — 好吧，这已经出现在提交给 ICANN 合规部的滥用投诉中，提交滥用投诉的人，他们的个人数据与 ICANN 合规性投诉一起被传输给签约方，所以这可能已经被考虑到，并且可以管理。在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和让所有注册服务机构都能够访问这

些内容的能力之间，我希望我们不会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所以我希望 — 也许我没有过度简化，我希望它可以那么简单，我们可以让所有注册服务机构参与进来。谢谢。

贝基·拜耳：

听到这些消息很有帮助。我认为对于这个特定问题，跃然有几句话要说。

马跃然：

在我继续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退后一点。该系统不是为普通互联网用户使用而设计的，它不是 WHOIS，因为要访问被立法视为私人信息的内容，你需要经过一个流程，证明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做。简单来说，你们会看到，我们称之为受理系统，是你作为请求者必须提供访问这些数据法律依据。我知道你们是律师，所以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但这有助于观众了解，这并不是再次开放 WHOIS 系统。

你们也知道，有一些规定 — 如果你们只看 GDPR，其中有一些关于如何访问数据的规定。在 NIS2（网络和信息系統安全指令修订版）中，他们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安全的内容，但你们是律师，你们必须解释它们。所以我们对此有疑问。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之一，还没有与 GNSO 进行公平讨论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政策中没有的事情时，例如，你可以直接联系注册服务机构，或者可以自愿通过系统，我们没有 — 你们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只要它不在建议中，我们就很难将

它们添加进去。所以 [听不清] 继续讨论，但正如董事会和我们所说，非常有趣的讨论，属于自下而上的流程。非常感谢。

但是对于你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是几天前提出的，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看看我们能做什么，并记住我们曾说过，在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冻结三个月后，我们可能可以在九个月开发期间做到这一点 — 例如，我们不想干扰目前关于 SubPro 的 ODP。所以我们需要关闭它以及我们可以开始的其他一些事情。因此，每次向其添加功能时，都会增加时间和复杂性之类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有时间或更多的资源，我们可能会做更多事情，但我们想做的事情 — 我不得不说我的团队绝对是了不起的。当你们看到 — 由于 COVID，不要拥抱任何人，但至少向他们挥手并说声谢谢 — 他们从昨晚开始对这个设计做了一些改变。我 [不会] 阅读其中的内容。

我们可以做的是记录通知，在域名服务门户中向主要帐户持有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可以简单地说明针对其管理之下的 [听不清] 提出了非公开注册数据请求，并且可以说明域名。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域名可以包含个人数据，但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göranmarby.org，我认为我不拥有它，我希望现在没有人注册它。但有一些东西。发送给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的电子邮件通知将不包括注册服务机构的回复。电子邮件通知可能包含表明注册服务机构如何参与系统的信息，有点像是说，你不是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你并没有真正获得数据；如果你真的参与了该系统，你就会明白这个流程。ICANN 还可以

探索在系统自己的报告中记录请求数据的请求者类型。如果系统记录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报告来自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的域名请求数量、哪些注册服务机构正在接收这些请求，以及可能的请求类型。

我稍后把它发到聊天室里。NSp 中的主要帐户持有人很可能不是 — 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将这封电子邮件发送给谁。这就是我们在当前设计中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还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必须从数据保护流程问题等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能必须在那里建立一些东西。因此，我们提议在该工作启动并运行一年后，我们一起回到 GNSO 理事会 — 你们是 GNSO 的一员 — 并研究可以创建的其他功能。我希望这对你们有所帮助，希望你们欣赏我的团队 — 非常感谢我的团队。至少这是一条前进的道路。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布莱恩，你想再谈谈这个问题吗？

布莱恩·金：

谢谢马修和跃然，你们实际上完美地阐述了我刚刚提出的观点。我认为这正是所需要的，即所有请求都能够提交给所有注册服务机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可能有 — 确实有我们希望看到改变的其他事情，我们将通过 GNSO 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你们已经直接阐述了我的观点。谢谢。

马修·希尔斯： 如果你不介意，苏珊 (Susan) 想补充一下。

苏珊·佩恩

(SUSAN PAYNE):

我想跟进一下跃然所说的，只是想了解 — 你已经开始研究能够生成电子邮件的想法，对此我非常感谢，并感谢你的团队。我只是想了解该电子邮件将包含请求的性质，这样受理的注册服务机构将知道谁提出了请求以及他们请求什么数据，而不仅仅是被告知，有某个域名下的数据请求等等。

马跃然：

我不是想消极地说我们不想做什么。只是我们已经承诺了采取行动的时间表。也不是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安排一个时间表，说如果我们很快得到一个答案，我们就可以开始构建它，我们已经制定了时间表，但它对 ICANN 的其他优先事项影响很小，但这是一个窗口。所以我谨慎考虑的是，要么花更多时间研究潜在的新功能，因为那样我就必须占用资源，比如说从 SubPro 工作中占用资源，这将延迟 SubPro，我不想这样做，另一方面，该时间表也可能会将开发排除在潜在窗口之外。那样会有意义吗？这里有限制。你问得很好，但我们说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已经有点逆转了，我们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在潜力内可能做的事情 — 在时间框架内，在我们目前拥有的资源之内。

我需要回头仔细看看你的问题，然后才能回答是否有我们可以补充的内容。我并不是消极，只是想将一个圆孔 — 不管它叫什么，将一个球穿过一个方洞，我的英语不好。

苏珊·佩恩：

谢谢你，感谢你可能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当域名服务门户向注册管理机构推出时，并非所有注册管理机构都立即签署条款和条件并参与其中。而那些没有签署的人，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 NSp 中有什么，这样他们就无法登录系统，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因此，你的团队有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先例，所以我希望这是可能实现的。

马修·希尔斯：

谢谢苏珊。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在 SSAD 小组中代表 BC，今天早上你们和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也在这里，菲利普今天早上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 CSG 讨论过的，布莱恩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员工准备提案的认真态度。周六，当我们第一次查看该文件时，我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注册服务机构尚未选择参与并接受服务条款，员工甚至提议不记录合法的 gTLD 请求。从跃然刚刚所说的情况来看，员工再次提出这可能是一个小插曲，我们可以记录所有请求。最重要的是，如果可行，Salesforce 系统可以生成一封自动电子邮件，尽管正如你刚才所讨论的，尚不清楚该电子

邮件中可以和将会包含哪些内容，但我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个小组中，IBC、BC 和 SSAC 不断提出问题，无论是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还是史蒂夫·戴尔边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让请求者使用该系统以及让注册服务机构使用该系统。因为如果没有激励措施，将不会积累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也不会支持我们希望在一年后做出的决定。这是你的问题的一部分，贝基。我确实认为记录所有请求并发送电子邮件肯定会增加原来的使用频率。但我们不应该幻想这足以产生信息。对于尚未在 ICANN 圈子内工作的外部人员，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宣传，确保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清楚如何获得所需的信息，他们需要能够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在此处建立一个帐户并登录。如果这种体验对他们有成效，他们就会不断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许能够教育、招募和培养使用该系统的人。很难说这些外部人员是否会在一年内提供足够的数据，尤其是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直接使用的话。史蒂夫·克罗克在我们小组的每次电话会议中都会提到这一点，本周四我们还有另一次电话会议。但是像 MarkMonitor 的布莱恩这样的与注册服务机构有关系的请求者，如果他们可以轻松确定相关域名是否属于与他们有关系的注册服务机构，它可能不会进入这个工单系统，所以我们将缺乏这类数据，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合法请求已被授予合理的访问权限。因此，让我们留意请求者激励措施的限制，尽我们所能限制它，并意识到注册服务机构可能不会大量使用它。

现在关于请求社群，我们希望在一两年后能够说这是数据，数据显示有大量来自社群各种请求者的合法请求，我们也想说其中有 X% 的请求被忽略，有许多百分比在 X 天内被拒绝，在许多情况下发生了披露。这些数据很难收集，我们不应该期望它具有统计意义，它会忽略直接发生的交易。说了这么多，我是团队的一员，努力确保它尽可能完美，但我们不应该假设它足以为您提供合理的数据。

贝基·拜耳：

我认为我们应该切合实际，这很好，而且绝对正确，我们不应该对我们将获得什么样的数据抱有丝毫不切实际的想法。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一些数据。问题是它有多大用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该系统，所有这些东西。这就是价值主张的全部内容，董事会希望确保我们理解的符合社群的看法，鉴于对系统功能的共同理解，是否有继续进行的价值。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三年前，BC 通过亚历克斯·迪肯 (Alex Deacon)，他对 Salesforce 工具的使用相当熟练，并且知道这就是我们在 ICANN 用于工单系统的工具，我们给董事会发了一封信，描述了如何修改 Salesforce 以提供工单系统。其中一些出现在员工返回的内容中。我们很高兴看到。但价值也与成本和时间进行了权衡。如果它相对便宜并且可以快速生成，那么价值主张的预测可能会稍微低一些，因为它不必证明数千万美元的巨额费用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

提高价值和使用率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不要求需要额外开发的东西。这就是主题。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流程自己修复了。因为星期六，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要么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要么把它们丢弃，而员工只花了三天时间就进一步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摆脱并修复了它，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可以最大化价值并最小化成本，但它仍然可能无法生成你们需要的数据。

贝基·拜耳：

这不是我需要的数据的问题。其中的问题是，它所产生的数据，以及集中式模板和所有其他的好处，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价值来证明其成本和时间是合理的。我同意，组织参与这个问题并进入思考状态，这真是太棒了。我只是想强调，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哦，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将失去窗口，并推高成本等等。所以我很感谢组织参与其中，也很感谢确定对价值主张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现实一点，大家知道，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 SSAD，但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目的。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如果没有合理回应、合理访问的要求，很难说你可以建立 SSAD，因为 IPC 和 BC 以及理事会没有投票支持 SSAD 提案，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够充分。这同样是不够的，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工单系统。另一方面，我们将在本周四尽最大努力完成员工给我们的任务文件，其中我们对有关该提案的问题给

出了非常具体的答案，以便我们可以在 10 月份将其提交给理事会，努力达到快速完成的时限。

马修·希尔斯： 跃然，你想加入讨论吗？

马跃然： 我喜欢讨论，但你指出的许多事情对于 SSAD 和这个系统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事情 — 我在聊天中看到，例如，有人说我们应该能够强制执行。它不在建议中。在 SSAD 中，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今天没有数据，我同意你的观点，对于某些数据，如果我们也构建 SSAD，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说让我们在更高层次进行讨论，我赞同这一点，不仅是关于系统，而且 SSAD 模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没错，我们缺乏数据。如果你查看我们拥有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很少有合规投诉，当我们与注册服务机构核实时，他们会说收到的请求很少。所以我认为我们是一 — 所以我完全同意，但正如一位非常聪明的董事会成员所说，如果我们构建了这个系统而没有使用，那也是一个数据点。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所以...

马修·希尔斯： 史蒂夫，请快速回答一下。

史蒂夫·戴尔边科： 目前你确实有一些数据，但其来源被另一方人士质疑。Appdetex 刚刚发布了一组最新汇编统计数据，说明提交了多少请求、忽略了多少请求、完成了多少请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注册服务机构会对数据缺乏有效性或专属性感到不安。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有一个 ICANN 管理和运行的工单系统，希望我们从中学习到的数据不会因为无效或有偏见而受到质疑。做出决定可能还不够，但至少它会是客观的。

马跃然： [然后你可以帮我标记] 如果你没有获得该数据，请向合规部门发送报告。

马修·希尔斯： 司考特·奥斯汀 (Scott Austin) 举手了。你是在线还是在会议室？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也许我们可以转向董事会的问题。请播放董事会的问题。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至少将最后 15 分钟用于董事会问题是公平的，因为与往常一样，这对整个社群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很高兴提早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你的支持正在敦促我们 [听不清] 答案。我们第一次 [听不清]，好的，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回答了很多次，我们可以再次这样做，轻松回答。做你们的工作，组织应该做他们的工作，董事会应该做他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满意。但我们都知

道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我们也开始更详细地描述我们的问题。它由不同的选区完成。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否 — 我看到了苏珊·佩恩的详细问题列表或对此的评论，我想请她从哪里开始。

苏珊·佩恩：

好的，谢谢。大家好，我是苏珊·佩恩。我们确实想发表意见。正如沃尔夫-乌尔里希所说，我们确实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广泛，我们的直接反应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谁的战略重点？因为每个小组的重点事项有些不同。因此，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关注我们自己的重点事项，尤其是我们在 ICANN 73 上与董事会分享的 CSG 重点事项。在开始之前，我应该说，我们非常感谢董事会和员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工作，并且我们是在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不是批评，是真诚地尝试回答董事会的问题。

就这些重点事项而言，它们包括 — 这不是详尽无遗的，我简略地说一下，显然，改进注册数据的访问，我们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完成组织与签约方之间的数据处理协议的实施，并在可能开始新的 PDP 和新工作之前完成当前建议的实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我们开始研究权利保护第 2 部分和审查 UDRP 之前，我们需要实施权利保护第 1 部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本周的本次会议上收到的信息，即这项工作现已计划开始。

但是，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确实想谈谈一个非常实际的行动，至少从 IPC 的角度来看，这将非常有助于合作，那就是请不要在 ICANN 会议之前的几天里把多个重要文件丢给我们，然

后认为我们能够参加会议，不仅能够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讨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 — WHOIS 披露文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鼓励我们在会议期间试图做出是否通过的决定，因为 — 你知道，当文件公布时，有些人可能正在飞机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整体审查职权范围、GNSO 运营程序的变化、对 RA 和 RAA 的拟议修正案，这些都是在临近会议时公布的。

跃然在本次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提到了你的报告并略微 [听不清] 评论说，当然，我们都已经阅读了它。实际上，跃然，不，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它，因为据我所知，它在网站上发布的日期是 9 月 1 日，但宣布它的博客是在 1 日发表的，而 15 日早上，我正在坐飞机，准备 13 个小时的空中飞行。所以不，我还没有阅读你的董事会报告。我希望我读过这份报告，我认为其中有大量有用的信息，如果我们在来这里之前有这么好的机会阅读这些信息，也许我们就不会在这些讨论中出现意见分歧了。但是不，如果会议室里有人读过它，我会感到惊讶。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激。

过去有一个类似于暂停的规则，如果有重要的文件要在会议上讨论，它们必须在会议前至少三个星期公布，我们真的希望恢复这一点，不仅仅是希望实现这个规则，而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确保它得到遵守，这将真正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多合作和知情讨论。所以这不是批评，只是诚实地尝试表达我们作为一个

社群参与并讨论这些事情是多么困难，因为我们有时没有看到它们，当然也没有时间在内部相互讨论，或者吸收它们。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非常感谢你，苏珊。对此，我认为这些请求很受欢迎。董事会方面对这些建议或我们方面的要求有什么意见吗？

马腾·波特曼：

我听到了你们的意见，我们一直都在听取。该信息在一周甚至一个月前就已经推出了，但人们不总是能看到它，并且我们完全理解，有时事情会在最后一刻发生，特别是现在夏天刚过去的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我同意我们也许可以对关键文件有一种了解。

同时，我们也不想妨碍工作的进展，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如果制作了一些东西，在检查时间点推出，那样会很好。我认为就像大多数提交公共评议的文件一样，至少你有一个初步的机会来谈论它。本周你们不会得到答案，我们确实重视这段时间的回应。但我听到了你们的意见，我认为及时了解 ICANN 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的所有信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挑战。所以我深有同感，但让我们找到一种不妨碍工作进展的方法，我们将继续重视适当日期，让你们有开放的窗口期至少可以做出反应，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至少这么说。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马腾，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们今天早上还与 CFO 和哈维尔 (Xavier) 讨论了有关优先级的改进，这也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对此，我想交给托马斯来提问。

托马斯·李凯尔特：谢谢，文稿中有几次提到托马斯·李凯尔特，而实际上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被误认为是他很荣幸，反之亦然，我猜，但我们戴着口罩看起来都一样。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的主题正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向董事会提出的主题，即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在共识呼吁之前，在 PDP 的工作组中对实施情况做尽可能多的评估。所以我不重复了，以免你们感到厌烦。那么，如果有其他回应，或者你们想继续对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但是考虑到现在已经很晚了，只剩下几分钟了，我就不打算重复了。

马修·希尔斯：托马斯，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做了一次很棒的概述，我认为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评论和回应。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谢谢，托马斯和我之间至少有颜色差异，大家应该已经认出来了，谢谢。我想补充的是，我有一个例子，我很高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将来应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你们要求采取协作行动，但协作行动取决于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或将由董事会做出的决定。一个例子是关于整体审核的工

作，或关于整体审核职权范围的试点项目。我很高兴董事会的成员艾芙丽注意到了这一点。

此外，没有 — 没有事先给予优先考虑，但她能够提出这一点，并邀请社群中的人们提前工作，而不仅仅是等待作出决定等等，只是进行一些尝试。因此，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可以更频繁地发生，我会非常高兴，人们，尤其是来自董事会的人，有能力或带着我们说好的，让我们做这个并尝试，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将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这边的意见。谢谢。

马修·希尔斯： 艾芙丽，你想发表意见吗？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很感激大家对它的认同。这些事情并不总是确定，但我非常感谢。

马腾·波特曼： 我们一直在寻找可以改进流程并达成目标的方法，我们开始允许自己也进行试验，看看效果如何。因此，感谢大家对尝试的认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布莱恩，请讲。

布莱恩·金： 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另一个战略优先事项是我们希望向董事会提出的一个合作机会，即我们了解 ICANN 和签约方正在合作，就 WHOIS 数据以及可以想象的其他数据的数据处理协议进行谈判。我们知道，这些合同谈判往往是双边的，而且 ICANN 在这些对话中站在我们所有社群成员的立场上。

但是，是否有机会一起合作，而且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对话的可见性和透明度。我今天以律师的身份坐在这里，但当我们完成 EPDP 第 1 阶段时，当该建议被提出时，我妈妈不得不开车送我去开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我还没有驾照。这是个笑话，但感觉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进展情况。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将支撑整个 WHOIS 概念，这对 ICANN 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有没有机会帮忙呢？谢谢。

马修·希尔斯： 不确定董事会是否有人想对此发表意见。贝基还是其他人？没看到有人举手。好的。谢谢布莱恩。

贝基·拜耳： 我们欢迎所有合作。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想会议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

马修·希尔斯： 我认为我们这边没有其他事情了。非常感谢沃尔夫-乌尔里希和所有 CSG 成员，和你们在一起总是很愉快，并感谢大家进行了精彩而有力的讨论，会议到此结束。

马腾·波特曼： 感谢你们。

洛里·舒尔曼： 谢谢。这次会议很圆满。

[会议记录结束]